



克爾齊強諾夫斯基等著

面憶列寧

時代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裏收集了「回憶列寧」、「偉大的榜樣」、「列寧接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三篇文章。

通過這些文章，我們看到偉大的革命導師怎樣關懷青年，熱愛青年，他對革命事業是怎樣的忠貞堅毅，而在生活作風上又是多麼艱苦樸素。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 45 號

(北京東四鐘樓胡同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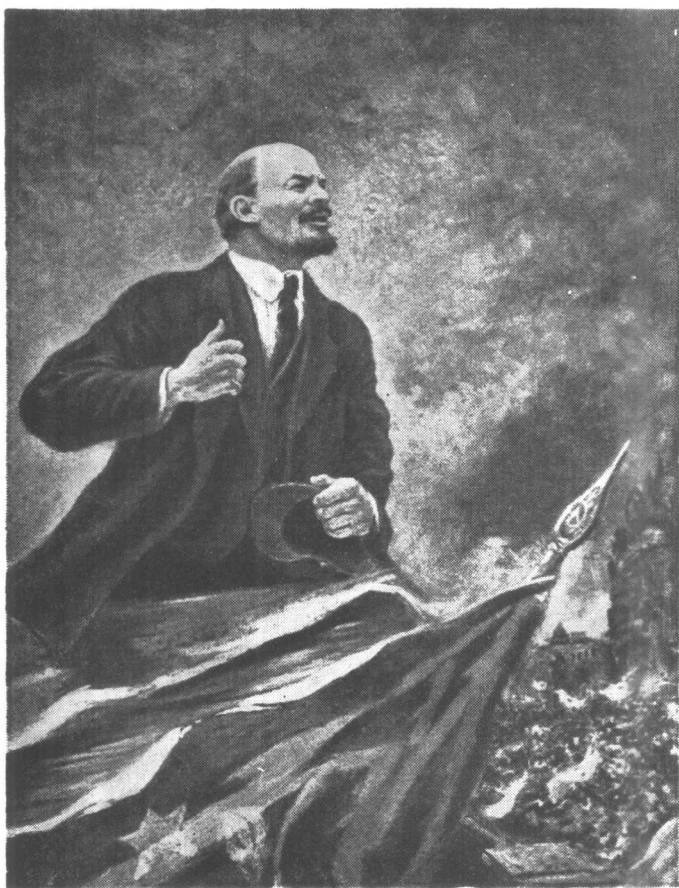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5 年 4 月北京初版 195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10/32 字數：23 千字

1—20,070 冊 插頁：1 定價：(5) 0.16 元



列 寧

5-10/52

目次

- 一 回憶列寧……………克爾齊強諾夫斯基（二）
- 二 偉大的榜樣……………卡爾布卓夫（一九）
- 三 列寧接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別瑞明斯基（三一）

一 回憶列寧

克爾齊強諾夫斯基

第一次遇見

我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是一八九三年在我們馬克思主義小組的集會上認識的。

當時在彼得堡有幾個地下活動的革命小組。我們的小組人數不很多。它主要是由像我一樣的技術專科學校的學生們組成的。有一次一個同志告訴我們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來到了彼得堡，他就是被沙皇絞殺了的著名的革命家亞力山大·烏里揚諾夫的弟弟。當然，我們大家都聽說過亞力山大的事蹟，但當時在我們中間，却誰也不認識這位小烏里揚諾夫。

那是在齊娜衣達·巴洛夫娜·尼夫索洛娃的寓所裏，我們小組開會的地方，來了一位很年青的人，年紀只有二十三歲，態度很謙和，乍看起來，似乎並無什麼出色的地方。

但烏里揚諾夫一說起話來，提出了幾個問題，作了一些評語，這些話的尖銳與深刻就

使我們很感驚異。幾分鐘後我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他那裏去了。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使一切與他接觸過的人感到歡欣愉快，這不僅是由於他的智力和非常的稟賦，而且也由於他的整個精神面貌和高尚的心靈。

而他的容貌正是由於令人鼓舞的神情而顯得格外優美。在最初一瞬間他的外表可能顯得樸實、平凡，但這僅僅是在最初的一瞬間。他那閃爍發光的黑色眼睛的銳利目光，寬大的、具有優美輪廓的前額使每個人都感到驚奇。要描繪出他的容貌和他的眼睛是很困難的。有時候，當他沉思的時候，他的雙眼顯得憂鬱而嚴峻，有時候閃現出輕微的、難以捉摸的諷刺的嘲笑混合着某種非常深切的熱忱。他的目光是那樣有力，那樣生氣勃勃，使人一下子就可以斷言：這是一位具有非凡毅力的人。

革命家的工作是非常緊張的。熱情不足的人不可能成爲革命家。革命事業需要非凡的熱情。而我們大家立刻就就在青年烏里揚諾夫身上感覺得出這種戰士的熱情氣質，他是爲鬥爭而生的。

就在我們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認識的那天晚上，他給我們誦讀了他的新著作，主題是當時我們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所特別關心的：俄羅斯經濟將沿着怎樣的道路發展，在俄國可不可能發展資本主義。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他的著作中對於那些我們感到非常困惑的問題作了這樣明確、

深刻而無可爭辯的解答，以致使我們感到十分驚奇。我們認識到，這是一位看得很遠的人物，我們之中沒有一個能趕得上他。

從這第一晚起，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就成為我們小組的中心，小組的領導者。

在地下工作時期

我們把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叫做「老頭」，這樣叫他是因為他的前額高闊光禿，也因為他的學問淵博的緣故。儘管我們的「老頭」年歲很輕，他的這個綽號却叫開了。

在我們與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認識以後，沒有多久時間，我們小組的一切全改變了，小組的工作完全變成另一個樣子。

以前我們只和為數不多的一羣工人有聯系，幫助他們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而這時就轉為在各工廠和製造廠中進行廣泛的宣傳鼓動。我們組織集會、「五一」運動，並且散發傳單。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提議把我們大家分成小組，每個小組只在市內一定的區域內進行工作。

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為首的中心領導了全部工作。

以前我們常常自彼得堡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去彼此作客。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禁止我們

作這些與正事無關的訪問。

「記住，我們是在與專制政體作尖銳的鬥爭，」他說道，「我們應當向老革命家學習秘密活動的方式。」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本人就是個卓越的秘密活動家。他善於很巧妙地躲開特務。他仔細地研究了彼得堡各個穿堂院落的方位，上「接頭處」去時，他常常帶了備用的帽子。一發現密探後，他就迅速地走進最近的穿堂院落，同時換掉帽子，拉起了衣領，當他在另一條街上出現時已經完全認不出來了。

一八九五年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到國外去，與俄羅斯僑民馬克思主義者小組建立聯系。憲兵們接到了最嚴格的命令要仔細檢查列寧的全部行李。但無論他們怎樣費力，他們總不能找出任何違禁品來。列寧善於躲過特務並且也善於在箱子夾層中帶運非法文件和新印刷器具。

這在當時對於我們是多麼美妙的禮物啊！這時就有可能印刷大量傳單以至小冊子了。

工作的規模日見擴大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把彼得堡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小組都聯合成統一的「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

警察爲了竭力追蹤和捕捉烏里揚諾夫弄得疲於奔命。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列寧以及所有我們參加領導中心的人都被捕了。被捕的有伐涅葉

夫，斯泰爾科夫，扎波羅席茨，我自己，還有別的一些人。深夜，我們被囚禁在舒柏列爾納衣街的拘留所裏。

我們被監禁在長五步，闊三步的「單人牢房」中。近天花板的上方有一個小窗口。室內有可以折疊的桌子和椅子和一張釘在牆上的床。在門上有一個供看守人窺視的小孔。我們在這些陰暗的牢房中度過了一年多。

每天我們被單獨帶出去散步。我們在隔離獄內庭院的小木籠中散步。在正中的瞭望台上，有一個哨兵慢慢地來回走着，他監視着，不讓被囚禁的人們交談。

雙手攀住窗上的鐵欄，騰起身子，我們可以從牢房窗口上望出去，看見獄內庭院和在散步中的同志們。這倒是件不容易的事，看守人從上着鎖的沉重的門上的小孔上幾乎時刻不斷地監視着。但在那些時候，照我的推算，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應該出來散步的時候，就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攔阻我了。

有一次我在窗口觀望。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正在庭院中散步。他忽然回顧一下哨兵，然後以一種特別愉快的緊張目光瞧着我並匆忙地以手指向我用獄中密碼發出信號：「霍霍爾在你下面。」霍霍爾是我們叫我們的同志斯傑潘·依萬諾維支·拉青科的稱呼。把他囚禁在我旁邊是很意外的：因為監獄長總是竭力把刑事犯安置在政治犯的周圍。

我躺在牢房地板上，把嘴唇放在靠近火爐管子的狹小的裂縫上，招呼道：

「斯傑潘！斯傑潘！」

從下面傳來壓低喉嚨的聲音：

「是誰在說話？」

「是我，格列柏。我這就送紙條給你。」

很快地寫好了密碼紙條，說明我們如何對付審訊以及應該對答的話，我就把紙條塞進裂縫去。

後來在審訊中，審訊人對剛才被捕的拉青科的口供同我們的口供的一致性很為驚奇。我們還約定了傳達遺囑的密碼，因為我們知道，革命者應該準備遭受任何意外。

在獄中我們全都進行了彼此間頻繁的通信活動。在信中交換了各人心中記得的消息，交談自己在獄中的生活。為此我們利用了監獄圖書館的書籍，預先約定，在什麼書中，在哪一頁上可以找到約定的記號。

我還記得在我們通信中的一個笑話。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等着我的信。從監獄圖書館取得了需要的書之後，他就開始譯解約定的那頁書上的密碼。怎麼回事？什麼也沒解釋出來。這一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就生我的氣了，他以爲我把全部密碼都弄亂了。他費了兩天工夫來譯解這封信，而終於把它看懂了。原來這是另外一個人，用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我們不認識的密碼寫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以其慣常的毅力終於能够發現那種密碼

的秘密。

列寧和我們大家都通信，他的信使我們在最困難的時刻中振奮起來，他有着這麼大的精神力量，致使他能够支持和鼓舞別人。

即便是在獄中列寧也繼續進行革命鬥爭。他同那些警察還未能逮捕的同志們保持着聯系，領導他們的工作。就是單人牢房的囚禁也不能使他與鬥爭脫離。

在流放時期

在離米諾辛斯克五十六俄里，沿着葉尼賽河，在舒希河旁的地方，有一個舒申村，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曾在這裏度過了牠的流放期。我和烏·烏·斯泰爾科夫的流放地點是在傑辛村。我們其餘的同志們流放到別的地方去，彼此相距數十以至數百俄里。即使是在那遙遠的西伯利亞流放地區，沙皇憲兵也不准許革命家們在一起生活。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戲稱舒申村爲「舒——舒——舒」。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他的母親，瑪麗亞·亞力克桑德洛夫娜是很殷切關心的，並且每班郵車他都寄給他母親一封寫得很詳細的信，在信中他描述「舒——舒——舒」是一個「不壞的村子」，在這裏他安排得如此之好，使做母親的也沒有什麼理由感到不安了。在一封信中他甚至寫道：「因之，我將在『西伯利亞的意大利』度過夏天了，此地人們是這樣稱呼

南米諾斯克區的。」而在這個「意大利」，却是經常碰上零下四十多度的嚴寒哩！

偶爾我們也得互相來往「作客」。而這在我們單調的流放生活中要算是最愉快的日子了。

一八九七年底我被准許到舒申村去。

在一八九八年新年的前夕，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寫信給他母親道：「格列柏在我處已經住了幾天了，他獲得到我處來十天行期的准許。我們過得非常好，並且經常去散步，況且天氣又大都是很暖和。在嚴寒達到零下三十六度的一天之後（在一個半星期以前）和在好幾天暴風雪之後（西伯利亞人稱爲『壞天氣』），這些日子就變得很暖和了，我們非常熱烈地去打獵呢，……可是不幸，冬天在這裏能打什麼樣的獵呢！因此，散步也就是令人愉快的事了。」

在另一封信中他寫道：「目前在舒——舒——舒我們是在過着真正的節日哩，我竟沒有覺出這十天是怎樣度過的。格列柏很喜歡舒——舒：他斷言，它比傑辛要好得多了（而我却說傑辛好！我和他開玩笑說，也許，我們所不在的地方是最好的）……」

在這封信中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要求寄樂譜給我，他一向對同志們比自己還關心些。確實，這毫不妨礙他和藹而又不令人生氣地嘲弄我對歌唱的熱情，這是只有他一個人才擅長於這樣做的。在流放期滿後，有一次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姊妹——瑪麗亞·伊里

伊尼契娜·烏里揚諾娃（列寧叫她「瑪良莎」）給我看他從舒申村寄來的信。

「我現在回答瑪良莎所提出的關於格列柏的嗓子怎樣的問題，」伊里奇寫道，「姆，姆！算是個男中音吧。此外，他也唱那些我們曾經同馬爾克一起『叫喊』（如嬌嬌所形容的）過的東西」。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特別愛好爲爭取自由而鬥爭的歌曲：「勇敢地，同志們，齊心協力」和我自波蘭文譯過來的革命歌曲「華沙姑娘」和「憤怒吧，暴君們」。

有一次，我們被流放的革命家們，聚會在一起了。我們需要商談非常重要的政治問題。由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主持討論。

當我們的工作結束時，他就成爲歡樂的倡導者了。

在日常生活列寧是一位很純樸、善交際而且隨時歡樂的人。

「這樣有學問的人竟是這樣純樸！」西伯利亞的農民們談到他時這樣說。

他的一舉一動都能令人神往。不但是當他嘲弄地眯起眼睛的時候是這樣，而且甚至當他發模糊音時也是這樣。我非常喜歡當他把手指插在背心裏面的腋下，頭幾乎垂到肩上，開始急速地在房間裏走起來時的那種姿態。在他的這個姿態裏有一種非常可愛的東西。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常常從心坎裏笑出來，直到笑得流出眼淚來。只有非常善良的人才能夠這樣笑。無怪乎孩子們這樣愛他，他也這樣愛孩子們。

然而他也會變得很嚴厲，當人民的利益要求這樣的時候。

有一次在流放中我們談到了在革命勝利後我們國內的生活將會怎樣。

「當我們勝利時，我們將廢除死刑。」我說道。

「決不如此！」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叫喊道，「我們將無情地消滅一切壞蛋以及一切人民的敵人。我們必須徹底清除間諜和暗害者。」

列寧很喜愛涅克拉索夫。他常常背誦涅克拉索夫的詩句：

那內心沒有強烈憎恨的人

他也就不會熱愛。

在工作的時候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總是做很多工作。連在流放中和在監獄中人們也給他送來了大批書籍。我們很驚奇，他什麼時候才能把它們讀完。更何況他不單只是讀一讀就算完事，他是仔細地研究它們，並作摘錄和筆記。列寧在流放中寫了三十多部著作，其中包括巨著——「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而同時爲了謀生他又不得不翻譯一些英文和德文的書籍。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做一切事都充滿熱情，全神灌注。當我在舒申村住在他那兒時，

他總是第一個起來，一清早，他就用力搖撼我：

「起來，懶漢！」

用冰冷的水洗過臉，做過「體操」，吃完早飯之後，列寧就坐下來工作了。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十分喜歡整齊與清潔。他的房間收拾得整整齊齊。一切東西都擺得井井有條。他的衣服也很整潔，就是在家裏，他也從不穿得馬馬虎虎的。

在他的桌子上東西是安置得多麼合乎理想的整齊啊！一切東西總是放在一定的地方，要用什麼東西，隨手就可拿到。

列寧做工作，非常專心，一開始就全神灌注在工作裏，很顯然，工作使他感到愉快。列寧以可驚的速度寫着清晰的細微的小字。他的筆記紙張也同樣整齊，像謄清的文稿一樣。

這一類從書本上摘錄下來的筆記紙張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那裏是很多的。要知道，僅僅爲了著作「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一書，他就讀了六百多本書哩！

他特別注意統計材料：從數字材料中——即從「確切而無可爭辯的事實」中——可以看出國家情況的真實景象。

回憶舒申村時，我還記得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拿着算盤，常常一連好幾個小時在算盤上計算報表和統計材料中的數字，他對照和比較這些材料，然後又在算盤上核對它們。

有時他忽然把書推在一旁，在房間內踱來踱去，思索着讀過的材料，然後又專心地閱讀起來。

他喜歡在行走時考慮自己的想法。時常在散步的時候，他和我們討論他想寫作的內容。

當寫作時，他時常反覆高聲誦讀所寫的東西。

「都明白麼？」他問道。如果有什麼引起我們爭論的地方或有費解之處，他就修正寫作，力求達到把意思表達得最明確，文字寫得最清楚。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歡喜用字典並且常常運用它們。只要當他的面運用某一個字，而這個字的發音或意義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覺得有疑問的時候，他就立即問道：

「您從哪裏找來這個字的？您把它用對了嗎？讓我們看看，字典上是怎麼說的。」於是，他就從書架上拿下字典來。

有一次，我和斯泰爾科夫把我們從德文譯過來的東西送給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請他提示意見。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寄還給我們的原稿上寫了許多註解和修正。

這對我們是一次很有益的教訓，它教訓我們應當如何仔細地推敲每一句、每一字。無論在哪一方面，無論在工作中，無論在生活中，列寧都不能容忍草率從事。

同大家一樣

謙遜樸實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從不麻煩別人來照料他自己。我記得，還在革命以前，在彼得堡，他患着嚴重的肺炎。

「只是，請別告訴瑪麗亞·亞力克桑德洛夫娜。媽媽近來已經飽受艱苦了。」他這樣請求我們。

他一動不動地躺着，全身用毯子裹着。瞧着他那副非常消瘦的容貌真令人難過。有時候，從昏迷中蘇醒過來並看到床邊有人，伊里奇就問道：

「您爲什麼在這裏站班？快去做您的事吧。沒關係，我獨自躺着得了。」

在困難的、飢饉的年代，人們常送禮物給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有時候禮物是由農村徒步走來的人帶來的。

「您曉得，要拒絕可真爲難，」他帶着羞怯的微笑說道，「誠心誠意送來的，如果退回去，人家會見怪的。」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通常把人家送給他的東西轉送給託兒所或者用來款待同志們。

「請喝甜茶。這對您是有益的。」他收到從烏克蘭寄來的包裹後，這樣勸我。

「那您呢？您爲什麼喝茶只嚼一小塊糖？請把糖放到杯子裏去吧，……」